

1483583

齊運通 編

洛陽新獲七朝墓誌



淮陰師院圖書館 1483583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洛陽新獲七朝墓誌/齊運通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3

ISBN 978-7-101-07997-5

I.洛… II.齊… III.墓誌—彙編—洛陽市—古代 IV.K877.4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094692號

- 書名 洛陽新獲七朝墓誌
編者 齊運通
封面題簽 劉濤
責任編輯 李靜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規格 開本/787×1092毫米 1/8
印張 55
印數 1-600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7997-5
定價 1300.00元

前言

陳尚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古詩十九首》中這首家喻戶曉的名篇，是東漢無名氏看到洛陽北郭外難以計數的士人墓塚，引發的人生感慨：時光流逝，生命短暫，感到莫大的悲哀。作者的結論當然是珍惜現世，享受人生，但也遺憾於肉體遠不如金石之堅韌長久。從東漢以後的八九百年間，雖然朝代如走馬燈樣地更疊，但中國社會的主體則是士族社會，洛陽始終佔據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洛陽北郭外的北邙群山，也成為士族墓群的最大聚集地。享樂現世并珍惜後世聲名的士人，重視建碑埋銘的喪葬文化，到北魏、隋唐發展到極致，為後世留下數量鉅大的碑石貞珉。

近代以來，由於大規模基礎建設的展開，科學考古的實施，以及極其令人痛心的猖獗盜掘古墓，洛陽一代出土了數量空前的漢唐碑誌。較早期因為隴海綫途經洛北，出土墓誌的主體，分別歸于右任、張鈞、李根源，構成鴛鴦七誌齋、千唐誌齋、曲石精廬的豐富典藏，加上羅振玉從拓賈那裏收集的新舊石拓而編成的《芒洛冢墓遺文》五編，僅此一時期新見魏唐墓誌就超過兩千種。最近二十多年間，較前期刊佈的有《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十五冊、《洛陽新獲墓誌》等，最近幾年則有楊作龍等《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年）、趙君平《邙洛碑誌三百種》（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趙君平等《河洛墓刻拾零》（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喬棟等《洛陽新獲墓誌續編》（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千唐誌齋博物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三·千唐誌齋壹》（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等，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熱點。許多墓誌散在民間，蒐輯不易，不加編錄，很快就會渺無蹤跡，這引起洛陽當地許多有識之士的重視。本書編者齊運通先生曾長期在洛陽工作，感觸於文物流失，乃發願就個人之所見所得加以收集，積累數年，所獲漸豐，乃選取精品，編為本書。

本書所收，皆最近數年內在河南洛陽一帶出土之墓誌，凡東漢七件、西晉一件、北魏三十二件（含東魏四件、西魏一件）、北齊二件、隋二十五件、唐三十一十四件（含武周、偽燕、後唐）、宋七件，總三百八十八件。因以《洛陽新獲七朝墓誌》為書名，其中十之八九為首次發表。各朝墓誌都有特殊的價值。如漢之數件，多屬刑徒碑。北魏墓誌中，較重要的有羅宗、元汎略、元淵、辛穆、源延伯、穆景相、邸珍等人墓誌。元淵，《魏書》卷一八有傳；辛穆，《魏書》卷四五有傳；源延伯，《魏書》卷四一有傳；邸珍，《北史》卷八七有傳。墓誌對史傳可以補充的內容很多。隋誌中，大業三年（六〇七）《隋高善德墓誌》（頁五五）可補北齊建昌長公主的事蹟；大業九年（六一三）《大隋處士劉君墓誌銘》（頁六一）誌主為討楊玄感之叛而戰死者；大業十二年（六一六）《隋故汝陰郡丞齊府君墓誌銘》（頁六四）叙及仁壽四年太原叛

亂後的河陽之戰，稱大業後期「寇盜充斥，民不聊生」，也很重要。宋誌雖不多，但其中《宋宗室故西頭供奉官墓誌銘》（三八八），署「宣義郎試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臣張邦昌撰」，即後來依附金人稱大齊皇帝的那位著名漢奸。因為唐代最爲大宗，以下主要就其價值略作介紹。

本書收入唐五代正史有傳的幾位重要歷史人物的墓誌。一是武宗平澤潞時名臣王宰的墓誌。宰，《舊唐書》作晏宰，卷一五六附其父《王智興傳》，較簡單：「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太原節度使，扞回鶻、党項，屢立邊功。」《新唐書》卷一七二附傳較詳。其墓誌題作《大唐故檢校司空太子少傅贈司空太原王公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三六三），大中十一年（八五七）汝州刺史馮圖撰，除詳述其家世仕歷外，以較詳篇幅敘述他在平澤潞一役中的軍功：

會昌三年，武宗皇帝潛運宸筭，問罪壺關。以公勳賢嗣，韜鈴妙密，忠厚可倚，用武之地，推誠付囑。復檢校工部尚書，充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等使。其秋，詔以本官兼充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先是，潞帥劉從諫死，其子稹握父衆，求代其位，揚兵四境。武宗赫怒，天討龔行。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屯兵天井下，連戰不捷，疾悸求解。天井下臨覃懷，勢逼河洛，衣冠士庶，莫不惶駭。奸謀訛言，亟生恟動。詔以公爲攻討使，代茂元之任。公拜詔之日，引兵渡河，環洛居人，室家相賀。師之所歷，秋毫不犯。屯於萬善砦下，賊壘皆哭。天井關在太行山頂上，寇堞星聯，建瓴之勢，萬夫莫仰。賊恃險憑固，聚食持久。坐待師老，冀緩靈誅。公掩其不備，夜遣馬步都虞候董佐元、黃頭先鋒將趙峰、赫連權等，引銳師直上太行山巔。夜走七十里，公引大旆繼進。九戰拔天井關，賊衆宵潰，驚蹂自投山谷，死者不可勝計。殺傷略盡，翊日告捷。武宗大悅，詔加兵部尚書，依前攻討使。天井下臨高平郡，俯視如蟻走塵，炊煙無所逃隱，賊衆游騎投磔可及。自是狡穴妖巢，不復自守。明年，諸城盡降，賊積傳首闕下，公函獻之，上黨平。詔加紫金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全師凱旋於許。平潞之役，公實元勳，謙默自持，未嘗言戰。初，公以陳、許等軍屯天井，石雄以河中等軍屯冀氏。朝廷責功於二帥。公連戰拔天井關，威名大振。賊黨傳劉稹首，先詣公營。詔公引天井軍合冀氏軍入其巢穴，公按軍徐進，以示不竟，功名之際，美同羊祜，策勳未稱，天下賢之。

雖不免有所夸飾，但與《資治通鑑》卷二五〇所述此戰過程（主要依據《武宗實錄》和李德裕撰《獻替記》、《伐叛集》）來看，大體尚屬實錄，可以補充舊史的許多漏洞。另述大中三年收復河湟後河東的形勢，也很重要：

今上初收河隴，西羌別種屯聚隘險，劫奪行人，抄略輿路。上臨軒歎息，思得統將。台臣等惶恐，以公名聞，即日詔以公守本官領河東。先差兵士并沙陁及諸蕃部落子弟等，充招討党項使，兼指揮振武、天德、靈鹽、邠寧、夏綏、鄜延等州，同討党項兵馬事。其所詔昭義、易定、河陽、宣武、滄景、陳許、鄭滑、天平、平盧、兗海、浙西、宣歙等道，赴夏州塞門行營士馬，並令權取。公指揮其屬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諸鎮有控臨党項處，緩急要兵，犄角相應。便行文牒，指使推轂，委重任，古今無倫。公受命奮發，蓬首即路，引兵進戰，直入塞門。輿路阻艱，軍食不繼。數以餓卒，邀戰不整。朝廷以老師費財，詔省戍卒。

以上內容，《資治通鑑》幾乎沒有載及，大約因爲武宗後文獻缺落故，就此也足見本誌史料價值之重要。

二是狄兼謨，是名臣狄仁傑的曾姪孫，元和間入仕，因其家族而廣受士林稱引，憲宗也為表彰直臣，超授左拾遺。在文、武、宣三朝累任顯職，兩《唐書》皆以其附《狄仁傑傳》。本誌由名臣令狐綯撰寫（頁三四九），篇幅宏大，所涉史實極其豐富，可惜原石漫漶較甚，約有五分之一無法讀出。今人趙振華、何漢儒曾撰《唐狄兼謨墓誌研究》（《洛陽師範學院學報》二〇〇五年一期），可參看。

三是文宗末年宰相崔郾墓誌（頁三五二），亦令狐綯所撰。郾，《舊唐書》卷一五五、《新唐書》卷一六三皆有傳附兄崔邠傳後，缺漏頗多。本誌敘事周詳，可以補充史傳的內容很多，其中最具有史料價值的，一是他在甘露事變後的經歷：「九年仲冬，京師有變，萬戶恟恐。廷臣多踰伏私室。公時近鍾同氣之感，方在寧令，遽命促駕，奔問朝謁。子弟諫止曰：『事未可知，且宜匿避。』」公曰：「吾已為大臣矣，安有聞朝之大故而懷私耶？」比及列，則公卿至者無三四。雖然表彰誌主，容有誇張，但事變後臣寮之恐懼，宜為實錄。二是宣州茶法之實施：「宣之氓以茶為業。時茶法甫歸郡縣，其法茶戶率就官造茶，官給帖出賣，或有貧民賫銖兩、無公帖者，皆被刑嚴刻，如是人聊生。然而懸賞以給捕吏稅，有餘則長吏已降資於家，長吏往往至合入二十萬錢於私。公一緡不受，乃為廢捕吏，絕舊禁，貢上無乏，編戶遂安。」所謂茶法歸於郡縣，及由此而造成之社會問題，官吏之侵剝，皆極其珍貴。三是郾治蜀之政：「公之治蜀，政令明具，寬而有制，仁而必斷。蜀之稅法，皆征見緡。百姓至有破業以供賦者，公乃上請更其法，雜以他貨，減其緡泉，蜀人便而謠之。撫馭兩蕃，使之畏信，不敢窺境。前帥溺於巫祝，廣置淫祠，竊帥之權，傾蜀奔奉，多因而有得，聚貨如山。公皆發撤瀦壞，戮辱竄棄，蜀人然後益敬公之德，知公之政矣。」《唐刺史考全編》卷二二二考郾帥蜀前三人為段文昌、楊嗣復、李固言，多牛黨人物。令狐綯能如此評述，頗為不易。

四是五代崔協夫婦墓誌（頁三八〇、頁三八一）。協，《舊五代史》卷五八有傳較詳。二方墓誌可以補充其家世、家室及仕歷方面許多細節，詳仇鹿鳴《新見五代崔協夫婦墓誌小考》（刊《唐史論叢》十四輯）。

本書涉及唐代政治史方面的文獻極其豐富，在此略舉數例。一是廣明元年（八八〇）房凝撰《唐故大同軍都防禦營田供軍等使朝請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雲州諸軍事雲州刺史御史中丞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瑯琊支公墓誌銘并序》（頁三七八），是晚唐文字最多的墓誌之一。誌主支謨在乾符間任職代北，主持對沙陀叛軍的軍事行動，墓誌對此敘述較詳：

於時沙陀恃帶微功，常難姑息，逞其驕暴，肆毒北方。朱耶克用屠防禦使，一門率鹽，泊川萬戶。其父但謀家計，靡顧國章。嘯聚犬羊，虔劉邊鄙。太原屢陳警急，雁門不足隄防。公遂守本官，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河東節度副使，仍便指揮製置。征途遠半，節□馳歸，軍府空虛，凡百無序。于是權其宜而設其備，聲其武而曄其文。羽檄馳魯連之書，犒師侔鄭賈之計。人謀鬼佐，陰閉陽開，狂狄驚疑，稍相引退。緬惟并部，王業攸基，命帥匪良，久孤人望。息肩之寄，咸謂繫公。那期晉政多門，曹翔作伯，移公於大同宣諭，尋有後勅，討除二凶。時也俘剽勦僂之餘，公私懸罄，遂弥縫整緝，瘞死暨傷。激勸赫連鐸弟兄，優其禮秩，厚撫吐谷渾部落，寘彼腹心。孤軍寢安，隣鎮皆協。克用桀逆有素，憫頑巨當，統乎日逐之師，欲為天柱之舉。輕騎詭道，次於平陽，北都巨防，莫敢支礙。公乘間得廣糧繕，申訓勵，貔貅南結常山，東通燕薊，冀因機便，一展神奇。而朝廷熒或邪謀，竟無援助。直至年支常賜，亦所在駐程。賴天誘其衷，罪人斯得。五年十二月，克用乘圖南之氣，迴薄雲中。虎搏鷹揚，摩壘桃戰。公示之以怯，悄若無人。賊乃略地言旋，不為後慮，公即命鐵馬尾襲，抵其私莊。叢弧射之，洞臆而斃。克用勇工騎射，國昌號之萬

人敵，恃此陸梁，暨茲輿尸，闔族喪氣。恐四方乘虛深入，乃取一瞎虜年貌相類者，詐人云克用存焉。時寵賂上流，詭譎膠固，內外叶附，持此死虜，以脅國家。公前後奏陳，終不聽信。六年夏，任遵謨入奏，固稱克用身在，大言於朝。遂除蔚、朔、雲三州節度使，輦轂喧駭，華夷震驚。但穹蒼轉高，闔閭逾密。雲州噍類，悉隸凶殘。冤號動天，何路聞達。仍轉公左散騎常侍、司農卿。蕃錫寵徵，欲以魏郡之人，甘心於狄。于是三軍九姓之士，排閣雲集，仆面拊膺，云國昌父子怨當軍勤王，俾渠不得其志。今朝廷已將赤子委豺虎，常侍寧忍棄我輩性命，徇一官寵榮。公憫而諭之，信宿方解。居數日，反覆籌策，求其適歸。嘗獨言曰：去則違衆，犯水火之怒；止則招謗，貽骨肉之憂。既不能作李矩之背同盟，又不能如馬超之損百口。□茲入地，即是昇仙。十一月下旬告疾，十二月一日薨位，享年五十一。

由於唐末文獻散失，有關史實記載很不完整，存世各史關於李克用代北起兵的記載，主要來源是後唐時編纂的三祖《紀年錄》，對於真相有許多的掩飾與歪曲。司馬光著《資治通鑑》時，在涉及李克用始叛時間以及廣明歸附以前的事蹟，即頗感抉擇困難。本誌寫於廣明元年（八八〇）七月，當時黃巢尚未攻入長安，李克用雖經朝廷起用但還未坐大，作者又以極其仇恨沙陀的態度撰寫，因而保存了很難得的史料。較重要的內容，是記載在李克用乾符三年襲殺沙雲州防禦使段文楚後，支謨先為河東節度副使，於太原守備沙陀南侵，再被命為大同宣諭，負責對沙陀的軍事行動。支謨所作經營，包括激勸赫連鐸弟兄，優撫吐谷渾部落，協調與成德、范陽諸鎮的軍事防備，并廣糧繕，申訓勵，在李克用以輕騎南侵平陽時，得以保境不失。乾符五年（八七八）十二月，李克用又回軍襲雲中，支謨初示以怯，誘敵深入，又以奇兵襲其私，以為射死了李克用。雖然可以相信傳聞有誤，但此役沙陀肯定遭到重創。史籍沒有記載這次戰事，顯然因後唐史官有所忌諱所致。墓誌一再記載在支謨經營代北過程中，朝廷持見分歧，加上權臣受賄，沒有給以有力支持。而李克用任蔚、朔、雲三州節度使，也即大同節度使的時間和過程，《舊五代史·武皇紀》作乾符五年黃巢渡江後事，《資治通鑑》卷二五三則作五年三月事，均據黃渡江時間推定，失之過早。本誌則敘為乾符六年（八七九）夏因任遵謨入奏，乃以三州相授，可以糾訂史籍之誤。從沙陀受命、支謨除司農卿至其病卒，大約還有半年時間，墓誌叙其去留之兩難，而三軍九姓所云「今朝廷已將赤子委豺虎，常侍寧忍棄我輩性命」之語，大約可見軍民對沙陀之厭惡，也可以理解支謨不赴京之考慮。以上記載，是沙陀初起時的最早記錄，史料價值非常珍貴。

本書所收《大燕贈魏州都督嚴府君（復）墓誌銘并序》（頁二七〇），是繼《嚴希莊墓誌》（見張忱石《大燕嚴希莊墓誌》考釋），《中華文史論叢》二〇〇八年第三期）以後發現的另一方安祿山叛亂主謀嚴莊家人的墓誌，也是迄今為止關於安史叛方文獻中最重要的文字。得到此方墓誌的仇鹿鳴博士已經撰文《五星會聚與安史起兵的政治宣傳——新發現燕（嚴復墓誌）考》刊於《復旦學報》二〇一一年第二期，特別關注墓誌中以下一節敘述：「天寶中，公見四星聚尾，乃陰誡其子今御史大夫、馮翊郡王莊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漢祖入關之應。尾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爾其志之。』既而太上皇蓄初九潛龍之姿，啟有二事殷之業。為國藩輔，鎮於北垂，功紀華戎，望傾海內。收攬英雋，而馮翊在焉。目以人傑，謂之天授。及十四年，義旗南指，奄有東周，鞭笞群凶，遂帝天下。」認為這是叛軍「利用傳統的五德終始學說建構其政權的合法性」。而墓誌中充斥着大量「遇非常之主」、「邁伊呂之勳」、「孟津始會」、「吳穹有命，命燕革唐」之類歌頌新朝的極端詞語，更顯示安祿山叛亂時的自身定位。此篇作者署「宣義郎守中書舍人襄陵縣開國男趙驊撰」，此人兩《唐書》皆有傳，《新唐書》且列入《忠義傳》，僅云其自陳留支使被挾迫從叛，亂平後貶晉江尉。《唐文粹》卷一五下載李華長詩《寄趙七侍御自餘干谿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卿同遊逸不可得因叙疇年之素寄懷於篇》，叙二人「世故墜橫流，與君哀路窮。相顧無死節，蒙恩逐殊封。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注云：「逆胡陷兩京，華與趙受辱賊中。」甚為輕描淡寫。同人《三賢論》（《唐摭言》卷七）更稱趙「才美行

純」。本誌則顯示趙出任叛軍要職中書舍人，且充滿激情地為叛軍歌頌，這些真相在追究陷偽官員時似乎都被隱瞞了。此外，本誌書者署「朝議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彭城縣開國男劉秦書」，《法書要錄》收竇泉《述書賦》兩次提及此人，稱其「安西蘭亭，貌奪真蹟」。就本誌書法言，確屬唐誌中難得之精品。

袁仁敬是唐玄宗時一位著名的廉吏。《唐會要》卷六六載：「（開元）二十一年七月，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由申兮，痛哉要訴陳兮。』」可惜正史沒有為他立傳，有關生平資料也很少。本書所收《大唐故大理卿上柱國袁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二〇七），詳細記載他的家世經歷：字道周，陳郡夏陽人也。為劉宋太尉袁淑六代孫，但其後歷代官職不顯，他「天授年從國子進士應養志丘園科舉對策高第」，歷任倉部、司勳二員外，刑部、左司、兵、吏部四郎中，大理少卿，杭州刺史。復為大理少卿、御史中丞、尚書左丞，官至大理正卿。墓誌也稱道他「鬱然寵光，允是名器，議者方之古人，張釋之於定國，而近則東海徐有功。其權威難犯，冤誣未達，浹辰之間，太阿能割，所謂道之行也，時之用也。五刑不濫而萬人斯活，人道可紀，天道何欺」。認為是可以與漢代張釋之、唐代徐有功齊名的循吏，可知《唐會要》所載正反映當時一般民衆對他的認可。本書另收仁敬孫袁傑墓誌（頁三〇三），叙及其在安史之亂和建中戰亂時的經歷。

墓誌中有關王朝稱指的一些表達也值得關注。《唐李夫人吉氏墓誌》（一三四）「以大周神龍元年正月十一日，遭疾終於福善里第，春秋廿有七」。到同月廿八日埋銘時，仍復如此。而叙其先世云「祖謙，唐右衛將軍，河、蘭二州刺史，永寧縣子。父文愜，皇朝歸、忠、易三州刺史，汾川縣男」。是視唐與皇朝有所不同。此外，郭萬墓誌（頁一三七）誌主葬期為神龍元年十一月三十日，但誌題署「後唐故板授汝州刺史郭府君墓誌銘并序」，則又以中宗中興為「後唐」。這些雖然不是官方立場，但可以見到民間的態度。另外一個有趣的記載，則是後唐禮部尚書崔協同光三年（九二五）為其妻盧氏所撰墓誌（頁三八〇），既稱「屬中原多事未定」、「及後唐未振」，又稱「時後唐同光三年」，是至今稱沙陀李氏朝廷為「後唐」的最早記載，值得玩味。

家族、婚姻、婦女等問題是當代學術的熱點，本書也包含許多珍貴的記錄。

本書所收墓誌，多出土於洛陽北郊，其中包括唐代最著名的大家族如隴西李氏、范陽盧氏、博陵崔氏、弘農楊氏、滎陽鄭氏等家族的系列墓誌，對於瞭解這些家族的文化傳承、政治影響和世系關係，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如李景莊咸通九年（八六八）《唐故倉部郎中鄭公盧夫人合祔墓誌銘并序》（頁三七一）：「郎中夫人范陽盧氏，得姓於齊，為世著姓，北祖大房漢侍中諱植、晉侍中諱廣、魏吏中尚書諱陽烏之後，昭彰圖諫，鬱為鼎族。語曰：『盧陽烏，鄭述祖，非斯二家，孰曰門戶。』其闕閱可知矣。」即是關於盧、鄭二姓最大一房影響的說明。許多大姓墓誌，也很喜歡誇說家族盛事。如崔彥昭為其母所撰墓誌《唐故秦國太夫人贈晉國太夫人鄭夫人合祔墓誌》（頁三七六），即是崔、鄭二姓結合而使家族興旺的詳盡說明：

太夫人號太素，不字不名，所以厚流俗也。受氏之始，為滎陽開封人。厥後濟以道德，顯以軒裳，故族望之盛，首出諸姓。曾祖長裕，皇潁川郡太守。祖申，皇婺州金華縣丞。烈考式瞻，皇衢州刺史。文學剛正，高謝輩流，由朝班出守，時謂甚塞。太夫人即衢州府君之第五女也。夙鍾惠晤，天資孝愛。端莊之色，四德必全；動止之儀，六姻取則。將笄之一年，歸於司空府君。出於鄭氏，生於李氏，從於崔氏，秦晉之盛，中外罕疋。崔氏世以清約相遺，行義相薦。力耕桑以給其衣食，富文史以窺其祿仕。雖捷科等應弓，詮退必屏居郊墅，不復以榮進在念。故宦甚卑而家甚貧。司空府君以純孝致養，堅苦植操，前後歷職名藩，從公大府，俸廩之餘，一無私蓄。以是太夫人粧奩，時闕於脂澤，盤飧或絕於鹽酪，視之晏如也，唯恐奉上之不及，撫下之不至。閨壺之譽，表率他姓。而內則竭勤敬於夙夜，外則懸戀慕於晨昏。

涉旬違養，僅廢寢食，暫遠庭闈，涕泗橫墜。以外祖母之高明嚴肅，色不逮下，而鍾愛於太夫人也特異。即恭孝之道，於斯可知矣。太夫人凡執婦禮者十五年，調琴瑟者向將二紀。擇隣訓子，以及成立，策名昇朝，泊於將相。俾其承顏色、奉旨甘者，垂三十載。始封滎陽縣君，次封滎陽郡太君，次封滎陽郡太夫人，次封魏國太夫人，次封齊國太夫人，次封秦國太夫人。凡三更郡邑，三易國號。顯榮慶盛，重疊輝赫，求諸古今，鮮有倫擬。生子男四人，長曰元範，清茂規行，推重播紳，由拔萃科聘諸侯府，昇憲臺，為監察御史，不幸短折，士林痛之。有胤曰兢，今春中太常第，咸謂其善人之報也。次子彥回，舉進士，歷拾遺、補闕、工部員外郎、金、刑、考功郎中，佐丞相令狐鳳翔府幕，職居副倅，累授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而素嬰瘠冷，痢泄不禁，至是窮極，遂不勝喪。以二月廿七日，終於道光之里第，零丁孤殘，彼蒼孰問。次子彥辭，前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次子彥昭，前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判度支。生女二人。長女嫁隴西李元瑀，志慕前烈，操凌秋霜。以元瑀抱宿疾沉下位，鬱鬱不樂。及良人即世，冤哀晝夜，誓不獨存，竟後於元瑀兩月捐館，聞者嗟而義之。次女嫁太原王凝。凝，名士也，擢詞科，歷清級，入則掌綸綍，司貢藉，出則分符竹，總藩翰。今聖嗣位之明年，彥昭自北門詔追為兵部侍郎、判鹽鐵。無何，以本官復主邦計，而凝時亦為兵部侍郎，遂代彥昭領使務。並列戎曹，又分縮劇職，高堂拜慶，多士美談。以至幼子荷殊渥，膺大任，太夫人深懷兢懼，輒不自滿，謙弘之量，人皆敬服。內外孫及曾孫存歿，向世人不可備列。每當節序獻賀，充塞戶庭，全福具美，無以加也。太夫人慈於物，周於施。姻戚之內，凡生育疾恙，憂患饑貧，下及臧獲傭隸，有是苦者，宵旦必經於心，軫於慮，隨力而贍濟之，故荷恩德者不一。其為陰報，宜何如哉！（下略）

鄭氏以乾符三年卒，年八十一，堪稱高壽。此文幾乎涉及唐代所有最顯赫的家族，所謂「秦晉之盛，中外罕匹」，很具有典型意義。墓誌述及鄭氏的封贈、子女及婚嫁、持家方略及恩德，也是很完整而難得的記錄。崔彥昭、王凝二人在廣明之亂前後身居高位，兩《唐書》皆有傳。長子元範，即《雲谿友議》卷上《錢歌序》所載離越東赴京作詩「獨向栢臺為老吏」，不意入京即卒而詩竟成讖者。

大曆十三年（七七八）鄭闡《大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典膳郎滎陽鄭府君故夫人隴西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叙》（頁二七九）則敘述其母李氏為隴西名族，十七歲嫁入鄭家，七十六歲卒，在鄭家六十一年，守寡三十一年，但「主奉蒸嘗，示訓遺嗣，有典有則，禮度克修。男遂官婚，女皆有適」。并敘述其本人和姐妹婚姻云：「男闡，歷常州江陰、揚州海陵、潤州句容三縣令，娶夫人堂伯判吏部侍郎元恭第九子、陳州宛丘縣尉誦之女。長女適河南府濟源縣尉范陽盧夷，二女適同州白水縣丞瑯琊王日雲，三女適徐州蕭縣令趙郡李倕，四女適江陵府石首縣令隴西李清，五女適趙州寧晉縣令隴西李為式，六女適泉州刺史隴西李構，皆衣冠大族，人望所稱。內外子孫凡五十人。處置婚嫁，亦已向畢。可謂婚姻之盛者也。」像這樣記載家族婚姻的墓誌，似乎也并不多見。

此外，本書收有許多唐初顯宦家族後人的墓誌，也留下關於各自發展繁衍的記錄。就所見有柳亨、來恒、虞世南、竇德玄、賈敦實、李義琰、公孫武達、秦叔寶、張大安、溫彥將、黃君漢等之後人。

九年前我曾關注唐人為亡妻所撰墓誌，驚訝於在《全唐文》所見僅三五篇，而墓誌所得竟已超過八十篇。而關於唐人婚姻和家庭生活之實況，尤以此類夫妻間的第一手記錄最為珍貴。於是撰《唐代的亡妻和亡妾墓誌》，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二〇〇六年二期。近年來續有所得，已經達到一百二十篇。就在本書中，也可以指出以下幾篇：竇時英《有唐都水監丞竇時英亡妻京兆韋氏權安厝墓誌銘并序》（頁二四〇）、李行簡《大唐鄉貢進士李行簡妻宇文氏墓誌銘并序》（頁三一〇）、趙宗儒《唐故扶風

郡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并序》（頁三二五）、顏標《唐琅邪顏夫人陽平路氏墓銘并序》（頁三七二）、鄭韞辭《唐鄉貢進士鄭君夫人墓誌銘并序》（頁三七三）、崔協《崔氏范陽盧夫人墓誌之銘并序》（頁三八〇），共六篇。其中趙宗儒，《舊唐書》卷一六七有傳，貞元間宰相，卒於文宗時，享年八十七，似為唐宰相最長壽者。為其夫人撰誌時，已經八十一歲，記韋氏「性唯柔嫺，特稟聰情。能誦詩書，尤妙毫翰。好錄文集，盈於箱囊」。又稱「歷茲四鎮，皆承寵渥。出車同往，旋駕同歸。提携幼稚，涉於途路。時逢春序，便若勝游。或有淹止，皆同探賞。」又云：「方期偕老，忽此悼亡。豈余忝幸踰涯，災延我室。言音猶在耳，行止猶在目。瞻顧不見，室宇廓然。豈謂殘暮，嬰此傷苦。」可稱伉儷情深，至老不變。韋氏卒年六十，約比趙年少二十歲。顏標曾有一段有名故事，見於《唐摭言》卷八：「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所謂徐方未寧指龐勳之變，為咸通九年事。今見顏標為妻撰墓誌為咸通十年事，署銜為「朝議郎使持節池州諸軍事守池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顏標撰并書」，又述其妻為宰相路巖之堂妹，婚於大中十年，看來《唐摭言》的說法未必靠得住。崔協在後唐天成間為相，為其妻撰墓誌則在同光三年（九二五），即後唐平梁之第三年。崔協叙盧氏「元適清河小房崔氏謙」，於其為親姨妹。二人於唐庚子歲成婚，僅共同生活七八年，盧氏即「與協先妣太君，同權事河中府臨吾縣北上王村」。其後崔協仕朱梁，河中則屬沙陀李氏境，以致「中原多事未定，道路杳隔」，夫妻分別四十年，再未聚會。墓誌沒有叙盧氏之卒年及享壽，估計沒有留下具體的記錄，而崔協則自述「天不我福，俾余一生孤飛」，沒有再娶。這是唐末五代亂離間的家庭悲劇。另幾方墓誌夫之職位較低，如鄭韞辭誇妻善於女工：「尤長殊巧，益擅奇功。文繡若煙花煥爛，不可窮其妙；綵畫若雲霞飛動，不可狀其功。」竇時英稱妻「業業生事，強明有餘；堂堂令儀，秀麗無等。」都是一般敘述中的個性記錄。

盧凝大中十年（八五六）撰《唐故柳州刺史趙郡李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三六一）：「公未婚，有愛妾任氏，生一子曰崔九，方在襁褓間。公之仲弟曰義挹，任昭應尉，先公而歿，有子曰隰，繼公之嗣。」己之妾生子不能為嗣，而以弟子為嗣，可以見到唐人重嫡庶之分的實景。

萬歲登封元年（六九五）《唐故使持節泉州諸軍事泉州刺史上柱國河東薛府君夫人張氏墓誌銘并序》（頁一九）也是一篇特殊的墓誌，據載為「男朝請大夫、祠部員外郎穎自撰序銘，未就而穎亡」，由「左補闕判天官員外郎殷徽徵」足成之，但基本內容仍保存薛穎自述的口氣，是唐代母教的一篇生動文字：

先妣年十六，門中以地兼惟梓，家偶世潘，中饋所歸，齊大斯可愛膺，禮擇聿釐。閩政十八，首育愚昧。廿一誕第四弟顛，廿七誕第五弟文休，廿九誕第六弟謙光。穎齠齠在辰，躬授小學，十歲而後方從外傳，每至假暇，歸休仍課問所業，微涉輳滯，未嘗寬捨。先君以為資地有在，何慮不出身而自苦苦之，一至於此。對曰：「長便扞垆，幼迺迷昏，習而成性，唯中間耳。急之尚恐其緩，況緩之邪？」且穎剛烈，故裁抑之。顛柔和，故容假之。求退由兼，此其所以異也，非有偏也。乾封中，穎丁艱闋，選為齊州祝阿縣令。□未經吏，頗多縱誕，先妣導以清白，勗以公方。居纔半年，謬為八縣最，州將以折節之速，訪而知之。由是盛稱母儀，遂以清介公方薦。既而部內奴犯十惡，主以他故匿之，穎念清介之名，不可私身為利。因舉正其犯，謝病去官。然家道素貧，頗營計校。養羊酪酪，灌園鬻蔬。八九年中，遂至豐贍。內顧既是，無復進仕之心。先妣勸誘不行，因泣而垂責曰：「汝父臨亡，特以經史法律付汝，汝今但殖貨利，亦何殊於商農邪，且汝外有謝病之名，而內無貞隱之實。求之出處，竟欲何從？汝往日謝官，吾曲成汝志，今吾念汝仕，而獨此違吾，為人子而母言不聽，大事去矣。」穎奉感激深重，遂復選為烏江縣令。爾後十年，七應清白孝悌舉，累入朝散大夫，除臺郎，仍直麟臺，并待制觀正殿。先妣喜曰：「成汝父言，以慰吾意，好不？」時文休、謙光亦以廉平著稱，而俱拜五品。每笑謂

諸婦曰：「我分前了，未知汝輩何如？」又誡諸孫曰：「女儀女誠及列女傳，雖不可不讀，要於時事未周。吾別令於曲禮中撰出數篇目爲女則，其於言行，靡有不舉，汝等若能行之，子婦之道備矣。」又大門及大門殷太夫人並薨在隨代，先妣不及展箕箒之禮，然於齋忌祠祀，恒矜嚴若存。雖古人之事生，不是過也。嘗稱婦人有四可重、四可惡、二不急爲，亦宜深慎，詞多不復具錄。

通篇幾乎用白話寫成，包括其母出嫁、生育以及自己從初學到從宦、經商、再從宦過程中所得母親之教導，以及其母對諸婦、諸孫之要求，乃至要自編女則，提出婦人的行爲原則，皆不惜辭費地一一道來，確實是研究唐代女性教育和母子關係的一篇難得文獻。

本書所收開元九年《唐故義門任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一七六）和天寶七載《大唐故義門任府君七代祖孫墓誌銘并序》（頁二五四）是兩篇在表彰孝義環境中出現的很特殊的文獻。前者記載潞州襄垣縣人任進及其堂從弟惠、壽、亮、敬，其先世數代受到表彰，至此五人分別享壽八十七、八十、六十九、六十八、六十三，「前後老卒於私第」，乃與惠故夫人李氏、壽夫人侯氏，「合葬於祖父墓塋內」。而後者則更以七代祖孫二十六靈同祔於八十步墳塋之內。這確是喪葬文化的一個特例，可以見到在朝廷屢表彰數代同居不析產大家庭的氛圍下，要將此一生活堅持到冥間的某種嘗試。在我所見唐前碑誌中，似乎還沒有見到此類情況，值得學者關注。

有詩歌傳世的詩人墓誌，本書至少收有三方。劉憲是武后、中宗時的著名詩人，《全唐詩》卷七一收其詩一卷，《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文苑傳》也有他的傳。本書收其墓誌，題作《大唐故正議大夫守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崇文館學士贈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上柱國中山劉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一五一），撰者爲著名文士岑羲，也即詩人岑參的祖父。以墓誌與史傳比較，可以知道他字元度，補充其父思立以上的譜系，瞭解他早年的仕歷；確定他任侍御史在武后天授元年以後，糾正《舊唐書》本傳作高宗時的錯誤；知道他在武后後期到中宗時的任官細節；確認其卒於景雲二年（七一）正月十一日，享年五十七歲，即生於高宗永徽六年（六五六）；他的文集有四十卷，與本傳作三十卷不同。這些，對於閱讀他的詩作，瞭解他的生平，都很重要。另一位詩人樊驥，存世詩作祇有《唐摭言》卷三所收武宗會昌三年登第後賀主司王起的一首七律。本書所收庾崇撰墓誌（頁三七四），詳細敘述了他的仕歷，以前典籍全無披載。其中說到他得到著名詩人李紳的賞識：「後值揚帥李公紳以文學自任，秋薦貢士，必以藝求。令主試者，五考詞賦，乃升有司。同就研席之徒，皆躋躋潛遁。公獨擅場，詞旨迥出，意氣堅銳。李公奇之，俾獲首送。」李紳帥淮南在開成五年九月到會昌二年間（見《舊唐書·武宗紀》），樊驥得首薦一二年後及第。墓誌中有一段有趣的記錄：「公有堂女兒適鄭氏，姻聯貴戚，乃宣宗皇帝后族也。上敦重外氏，欲求堪備游侍之臣者。公已登科，聲問四馳。上知之，必居內職。公曰：「稚非苦學，不自媒進，幸忝科第，無愧於人。豈可虧志節，而爲國戚之選乎！」乃隱名逃跡，不趨祿仕。」可見時重科第之風氣，也見樊之爲人。樊卒於咸通十一年（八七〇），年六十，官至倉部員外郎。

本書所載趙驥《唐故檢校倉部員外郎趙郡李府君墓誌銘并叙》（頁二八二）、王顏《唐故倉部員外郎趙郡李公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并序》（頁二九四），提供了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開元、天寶間有兩位詩人李昂，且其詩曾鈔寫於一件已經分拆爲二的敦煌寫卷上的推測。爲此，徐俊先生在看到以上兩件拓本後，已撰文《敦煌唐詩寫本倉部李昂續考》（饒宗頤先生九五華誕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敦煌研究院，二〇一〇年八月），作了詳盡分析，可參看。

盛唐著名詩人盧象家世以往罕爲人知，本書所收開元廿二年（七三四）《范陽盧夫人墓誌》（頁二〇八），署「兄象序」，爲其自叙家世，尤可珍貴。節錄如下：

吾與汝執親之喪，汝以柴毀遭疾膏肓之內，物有憑焉，和、扁之流無能為也。（中略）汝以元年而生，以此年而歿，人間則木成一世為里，復何時更來。（中略）吾之曾王父巨寶，皇朝散大夫；王父延慶，皇萊州司倉參軍；先府君季瑗，處士。積世淳德，惟仁與孝，汝即府君之季女也。天屬之重，愛汝特深，未卒哭而汝云逝。君子以為因喪以殞，是行孝於地下。嗚呼哀哉。以開元廿二年五月二日而終，十二日權殯於洛陽東原，禮也。

其父祖以上三代并無顯宦。盧氏為季女，生於開元元年。若盧象較其年長五到十歲，大約生於武后末年到中宗時。此墓誌為盧象作序，盧氏夫裴周南撰銘，感情深厚，是唐人墓誌中的動情之作。

本書有幾方墓誌引及唐人佚詩。陽潤天寶四載（七四五）撰《唐故工部員外郎陽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二四五）云：

始交辟於五府，終擅美於一臺。加以器識清通，機神穎拔。見義而勇，聞斯行諸。臨財則廉，不貪為寶。採蘭能竭其子道，常棣實歸於倫愛。兼博綜技藝，貫穿墳籍。懸帳推工，下帷無倦，凡所交結，一時才良。至如清河崔融、瑯琊王方損、長樂馮元凱、安陸郝懿，並相友善。嘗遺筆於崔，并贈詩曰：「秋豪（毫）調且利，霜管貞而直。贈子嗣芳音，攬搦時相憶。」崔還答云：「綠豪（毫）欣有贈，白鳳恥非才。况乃相思夕，疑是夢中來。」詞人吟繹，以為雙美。而王、郝、馮公，俱有臨池之妙，公與書札來往，翰墨盈積。

所錄陽修已與崔融贈答詩，《全唐詩》諸書均未載。與他交往之王、郝、馮諸人，他書亦未言及。另貞元元年（七八五）梁寧撰《有唐故藍田縣尉王君墓誌銘并序》（頁二八八）亦載：「君筮仕河南府參軍，尔後多於東洛，與河南元志有中外之舊，復性情頗同，優游晤言，余在其間。比君避地襄漢，而元公時為河南少尹，君有《陸渾即事》詩云：「一夜山中雪，無人見落時。」元公每詠此清句，與余思人。今元公既歿，君又次之，逝川不息，何痛如是。」也增加一段唐人軼事和佚詩。順便說到，此誌撰者梁寧，以前出土過他撰文的《唐故尚書水部員外郎以著作郎致仕彭城劉府君墓誌文》（收入《全唐文補遺》第八冊），主體幾乎全錄詩人劉復的自傳，其中提到「江寧縣丞王昌齡、劍南李白、天水趙象、琅耶王偃，多所器異。江寧云：「後來主文者，子矣。」」似乎過於自負。但讀張祐《叙詩》（《張承吉文集》卷一〇）云：「陳隋後諸子，往往沙可披。拾遺昔陳公，強立制頹萎。英華自沈宋，律唱互相維。其間豈無長，聲病為深宜。江寧王昌齡，名貴人可垂。波瀾到李杜，碧海東瀾瀾。曲江兼在才，善奏珠纍纍。四面近劉復，遠與何相追。趁來韋蘇州，氣韻甚怡怡。伶倫管尚在，此律誰能吹？」也認為劉復是李杜後集大成的詩人，可惜其詩僅存十多首，無法詮釋以上的結論。詩史上許多重要詩人湮沒不聞，這正是我們利用出土文獻應努力加以發掘的環節。鄭舫是元、白均曾稱賞的詩人，可惜未有詩作傳世。本書收有他的兩方墓誌，其中李景莊咸通九年（八六八）《唐故倉部郎中鄭公盧夫人合祔墓誌銘并序》（頁三七二）云：「元和七年，兵部侍郎許公孟容下升進士第，其首故相國李公固言，得人之盛，至今稱之。公業古詩，寒苦不易。詞人孟郊、李賀，為酬唱侶。言進士者，巨人詞客從之之游。諺曰：「不識鄭嘉魚，不名為進士。」公其人也，正直不回，人多忌之。」可惜鄭舫本人詩沒有流傳。

《本事詩》作者孟榮家世，因為陸續有其家族四方墓誌的出土而得以廓清，筆者多年前已撰文作了考證（《〈本事詩〉作者孟榮家世生平考》，刊《新國學》第五

和書蹟，惜於家世所知尚少。本書收開元廿三年（七三五）《大唐故袁州萍鄉縣令蕭府君諱元祚字元祚墓誌銘并序》（頁二一一），署「次子前司勳員外郎誠撰。幼子主爵員外郎諒書」，知元祚為蕭誠父，書者則為其幼弟蕭諒。墓誌稱元祚為「梁長沙王諱懿五世孫。長沙王生後主諱淵明，後主生高唐王諱盾，高唐王生高邑公諱岱，高邑公生湖州司馬諱憬，先君即司馬翁第五子也」。蕭淵明在臺城變後曾自立，徐陵曾為其書記，故此以「後主」呼之。蕭盾稱王，則或淵明所封。墓誌稱元祚「學窮百氏，才擅六藝」，「年廿，以門蔭補魯王府祭酒。轉舒王府主簿。府廢，左遷播州羅蒙縣令。」又歷衡州攸縣令、茶陵縣令，中宗初為袁州萍鄉縣令，神龍二年七月卒官，年六十七。墓誌述「誠、諒不克，負荷無能」，大約長兄已亡，僅兄弟二人尚存。《書小史》載諒亦「善書，世謂誠真諒草」。此誌為楷體而頗存行書筆法，為蕭諒難得之書蹟。

褚庭誨是玄宗時著名書家，曾臨《蘭亭序》，黃庭堅評其「所臨極肥」（《山谷外集》卷九《書王右軍蘭亭草後》），又有書蹟收入《淳化閣帖》。傳僅見宋朱長文《墨池編》卷三：「唐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無量之姪也。正書精熟可慕，見之於《玄覽法師碑》。開元中，位至諫議大夫。」甚簡略。本書收天寶七載（七四八）《唐故正議大夫行歷陽郡太守上柱國舒國公褚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二五五），署「弟京兆少尹庭誨撰」，甚為可貴，摘錄如下：

公諱庭誨，字立節。余之先曰微子，封於宋。其後恭公少子子石，始掌褚師之官，因官命氏，遂為著姓。衣冠南度，爰處鹽官。從宦西京，便居帝里，故今為萬年人也。曾祖範，隋豫章郡丞、既陽令。祖義宗，皇贈和州刺史。考無量，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贈禮部尚書。公即尚書府君元子也。（中略）年十六，國子明經擢第。解褐授門下省典儀。（中略）居一歲，承恩改左金吾曹，試劇程才。出攝揚州江都縣丞，入為河南府澠池縣主簿。丁尚書府君憂，哀毀過禮，人所不及。服闋，授萬年縣尉。（中略）改太常博士，著作佐郎。高步禮司，雍容文囿。轉太子司議郎。公以俊茂之才，驟登華省。歷虞部員外郎、屯田郎中、駕部郎中。累歷三曹，彌綸十載。遷國子司業。先君曾居此任，父子相繼，時論榮之。公有牧人之術，願從出守，果得雄藩。遂除常山郡太守，兼恒陽軍使。設教敷政，風化大行。每受范陽節度，乃喟然而歎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忽忽不樂，幸而代之。換魯郡太守。（中略）除歷陽郡太守，從輕貶也。庭誨因而謝恩。手制答曰：「卿之先父，嘗為朕師，宥賢之心，況其子胤。是用特申寬典，以彰追眷之恩，亦欲使朝廷知朕不忘舊也。」恩寵至矣，朝廷懿之。（中略）以天寶七載三月十七日，薨於郡之官舍，春秋六十有六。夏四月遷柩於洛陽行修里之私第。冬十一月十八日，窆於龍門鄉之原，禮也。（下略）

據此可知庭誨為無量次子而非姪。其先世雖南居鹽官（鄰近杭州），但因宦已作萬年人。褚庭誨天寶七載卒時年六十六，即生於武后長壽二年（六九三），庭誨如年幼五到十歲，約生於長安間。其天寶七載為京兆少尹，則知《墨池編》「開元中位至諫議大夫」之說尤誤。今知其天寶五載曾書《唐康公夫人許氏墓誌》，見《寶刻叢編》卷一三引《復齋碑錄》（《嘉泰會稽志》卷一六作六載），可與墓誌互參。

房嶙妻高氏是唐代最負盛名的女書家。歐陽修《集古錄》卷六著錄其開元二十九年所書《唐安公美政頌》《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稱讚「惟其筆畫道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後世研究碑帖者，對其生平所知甚少，祇能感慨：「乃婦人借書名以傳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寧無愧此巾幗哉！」（《庚子銷夏記》卷七）本書頁二六〇《太唐故右衛中郎高府君范陽盧夫人墓誌銘并序》云：「賢女，前鹿城縣令房嶙妻，華精墨妙，衛夫人之儔也。」提供了這位女書家的難得記載。其父高慈墓誌也收入本書，題作《故寧遠將軍守右衛中郎將高府君墓誌銘并序》（頁二〇九），載其「曾祖王臣，北齊給事中，

廣德將軍，散騎常侍，藍田公。祖敬言，皇吏部侍郎，許州刺史。父光復，皇吏部郎中，復州刺史。「高慈本人則曾任儀、廬二州刺史，官至「右衛中郎」。開元廿二年（七三四）卒，年六十。墓誌爲「太常寺少卿鄭少微文，嗣子審書」，沒有提及高氏，很可能尚未及成名。廬氏家世官宦，爲范陽世族，天寶八載卒，年六十四。墓誌稱其「恒誦七篇，賢女夙承於闔訓」，「母儀克著，闔訓增修。令子愛女，超儕越流。」高氏以書名，多得其母之家庭教育。《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拓片今存，署「太原參軍房嶙妻高氏書」，立於開元二十九年六月。至天寶十載，稱「前鹿城縣令房嶙妻」，是其夫天寶間職位有變。《安公美政頌》，清大興方履錢《金石萃編補正》曾錄殘石，是否有拓本傳世，待查。本誌不署書者，是否亦高氏書，比較書蹟後應可推定。

披覽所及，述所見如上，掛一漏萬，評述偏頗，恐在所難免。謹就正於齊運通先生及海內方家。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

凡例

- 一、本書收錄近年來洛陽地區最新出土的七朝墓誌拓本，凡三百八十八方，計東漢七方、西晉一方、北魏（含東魏、西魏）三十方、北齊兩方、隋二十三方、唐（含周、燕，五代後梁、後唐）三百一十七方、宋七方。其紀年起自東漢延平元年（一〇六），訖於北宋大觀二年（一一〇八）。
- 二、所收墓誌拓本均一誌一圖（部分墓誌附有墓誌蓋），異形墓誌亦按誌石拓本原樣影印。
- 三、排序原則以最後一次入葬日期為準。
- 四、墓誌拓本下標注文字，內容包括：
 1. 朝代及誌主本名；
 2. 墓誌原有題目；
 3. 墓誌撰、書、刻人名錄；
 4. 墓誌原石的實際尺寸、書體、行款；未說明書體者均為楷書，鑄刻未注明陰刻、陽刻者均為陰刻；
 5. 墓誌蓋的書體、行款；
 6. 入葬年、月、日。
- 五、墓誌中原題的異體字（通假字、避諱字、武則天新字、別字）徑改為通行字。
- 六、墓誌拓本中凡漫漶不清處，皆加標「□」符號；可判斷為某字者，則附以括號說明之。

目錄

一	東漢樂舒磚誌	延平元年(一〇六)六月十九日	一	二一	北魏王仁墓誌	孝昌三年(五二七)五月二十四日	二
二	東漢却威磚誌	永初元年(一〇七)六月六日	二	二二	北魏元汎略墓誌	孝昌三年(五二七)六月十三日	三
三	東漢周捐磚誌	永初元年(一〇七)六月十一日	三	二三	北魏元淵墓誌	孝昌三年(五二七)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
四	東漢俞衡磚誌	元初元年(一一四)三月十日	四	二四	北魏辛穆墓誌并蓋	武泰元年(五二八)正月十五日	四
五	東漢許驕磚誌	元初元年(一一四)十二月四日	五	二五	北魏穆景冑墓誌	建義元年(五二八)五月五日	五
六	東漢王勉磚誌	元初五年(一一八)正月二十三日	六	二六	北魏王馥墓誌	建義元年(五二八)七月二十九日	六
七	東漢黃明磚誌	元初五年(一一八)四月二十日	七	二七	北魏元昂墓誌	永安元年(五二八)十一月八日	七
八	西晉馬榮妻馬張墓誌	元康九年(二九九)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	二八	北魏源延伯墓誌	永安元年(五二八)十一月八日	八
九	北魏楊恩墓誌	永平二年(五〇九)十一月十一日	九	二九	北魏源模墓誌	永安元年(五二八)十一月八日	九
一〇	北魏王琚妻郭氏墓誌	永平四年(五一二)十一月十七日	一〇	三〇	北魏元道隆墓誌	永安元年(五二八)十一月十八日	一〇
一一	北魏元進墓誌	熙平元年(五一六)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一	三一	北魏綏靜墓誌并蓋	建明二年(五三一)二月二十日	一一
一二	北魏堯遵墓誌	熙平三年(五一八)二月二十三日	一二	三二	北魏長孫盛墓誌	普泰元年(五三一)三月二日	一二
一三	北魏李緬妻常敬蘭墓誌	神龜元年(五一八)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三	三三	北魏羅宗妻陸蒺藜墓誌	普泰元年(五三一)三月三日	一三
一四	北魏羅宗墓誌	神龜二年(五一九)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四	三四	北魏趙廣者墓誌	普泰元年(五三一)十月十三日	一四
一五	北魏長孫忻墓誌	正光二年(五二一)十一月十五日	一五	三五	北魏邸珍墓誌	永熙四年(五三五)十一月九日	一五
一六	北魏王靜墓誌	正光四年(五二三)三月十一日	一六	三六	東魏寇永墓誌并蓋	天平三年(五三六)二月十四日	一六
一七	北魏單明口妻賈氏墓誌	正光四年(五二三)五月三日	一七	三七	東魏可足渾洛妻叔孫氏墓誌	武定二年(五四四)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七
一八	北魏緱光姬墓誌	正光六年(五二五)二月二十一日	一八	三八	東魏穆景相墓誌	武定五年(五四七)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八
一九	北魏劇市墓誌	孝昌元年(五二五)十一月二十日	一九	三九	西魏劉悅墓誌	天保三年(五五二)十一月八日	一九
二〇	北魏賈祥墓誌并蓋	孝昌二年(五二六)二月二十七日	二〇	四〇	北齊元如聞墓誌	河清二年(五六三)四月九日	二〇